

音乐人文笔录

拉赫玛尼诺夫的声名沉浮

杨燕迪

音乐界和乐迷圈中，无人不知“老拉”(1873-1943)。这位著名音乐家生于旧俄，后客死他乡(美国)，命定落入新旧两个世界的纠缠困境中。好似天数，他的音乐走向如同他的外在生平经历，同样也深陷新旧风格的进退矛盾中。老拉的个人音乐成长与音乐史发展从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的历史大转折构成完全的时间平行，而他的创作虽然绝大多数写于20世纪，但在美学旨趣与风格指向上却与“现代音乐”的理念和技术背道而驰，属于自甘落伍的死硬“保守党”——为此，拉赫玛尼诺夫就成了音乐史上有一位有名的尴尬人物。他的不少名作在演出舞台和唱片市场上受到普遍欢迎，但在专业音乐圈和学院派评论家眼中，他的作曲家声望和地位却备受怀疑甚至屡遭贬斥。

老拉在音乐创作上的直接前辈毫无疑问是“老柴”——柴可夫斯基曾直接提携和扶助青年拉赫玛尼诺夫的事业成长，而老柴1893年的突然离世直接催生了老拉《“悲歌”钢琴三重奏》Op.9的问世。任何熟悉俄罗斯音乐的听者都很容易看出，老拉最典型的一个风格范畴——“眼泪汪汪”的悲情如歌唱曲——恰是对老柴正宗衣钵的承继。在老拉手中，这种脱胎于老柴的俄罗斯式咏唱变得更为宽广，更加悠长，更趋如泣如诉，更具切肤之痛。不妨听听老拉那些最脍炙人口的旋律创造，从《第二钢琴协奏曲》(1901)萦绕不散、徘徊不去的慢板歌唱，至《第二交响曲》(1907)第三乐章宽广延绵、如梦方醒似的动听旋律；从《第三钢琴协奏曲》(1909)开篇具有惊人美感的“碎步慢跑”主题，到《练声曲》(Op.34 No.14, 1912)中缠绵悱恻的一咏三叹，再到《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1934)第18变奏的催人泪下的伤感悲戚……不仅如此——这种带有强烈拉氏个人印迹，令人难以忘怀的旋法走向，在老拉众多的器乐与声乐作品中频频出现，它们成就了老拉音乐无与伦比的大众吸引力，也标志着音乐作为浪漫抒情艺术的极致饱满释放。

然而，正是这种毫无遮掩的浪漫抒情表达，在20世纪现代音乐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中，却不免让人生疑，甚至遭人白眼。老拉虽然早在20世纪初已在乐界获得声望，但他坚守浪漫传统的姿态却让他愈来愈成为一个边缘人——仅看俄罗斯，当时的弄潮儿已不再是老拉，而是他的同辈斯克里亚宾，以及更晚近的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等后生。雪上加霜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客居异国(主要在美国和瑞士)，为谋生计转而以钢琴家独奏家身份活跃于舞台，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老拉的音乐创作数量急剧减少，不免让人扼腕。从1917年底他离开俄罗斯，至1943年3月他在洛杉矶逝世二十五年中(其间他从未回到祖国)，老拉仅完成六部作品。当然，必须指出，老拉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创作质量，这些晚期作品中包括《科雷利主题变奏曲》(1931)、《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三交响曲》(1936)、《交响舞曲》(1940)等无可争议的一流杰作。

于是乎，老拉的创作以《交响舞曲》告终，作品编号仅到45号，就一位重要作曲家的作品产出而论，数量偏少。显而易见，老拉后期的钢琴独奏家生涯占用了他的宝贵时间——从1918至1943年，他在欧美各地总共举行了近一千两百场钢琴音乐会(独奏和协奏)，令人惊诧！其间他还留下大量唱片录音，弥足

中国人的饮食中，猪皮的存在感一点不低。各地红烧肉的做法千差万别，用带皮五花肉却是铁律。蹄膀，不管红烧，卤制，还是煨汤，不带皮简直难以想象。南京小笼汤包，肉皮要熬成肉皮冻入馅，煮熟后肉皮冻化为汤汁。但肉之不存，皮将焉附？就算不可或缺，不还是肉的附庸。在我看来，猪皮变身皮肚，才是发扬光大，独当一面。

皮肚即是油炸的猪皮，却不是剔除肥肉成为纯皮后下油锅一炸了之。先须水煮，晾到干硬才拿来炸，初时是温油软炸，最后才滚油炸透。炸出来有几分像膨化食品，金灿灿周身泡泡，从口感到味道堪称巨变，不知就里，很难指点前身。

“皮肚”这命名也容易让人跑偏。炸猪皮各地有不同的叫法，苏州叫空肉皮，也有叫干肉皮的，虽然也不那么准确，至少是知其为“皮”，在我看来，恰恰是一统江湖的通用名“皮肚”，最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我原以为是猪肚的别称：牛肚毛糙，人称毛肚，猪肚光滑，也皮实，那么与毛肚并举，称为皮肚，似乎也说得通。哪知完全不相干(还有一样让我困惑的是鱼肚，其实是鱼鳔，一看便知是呼吸气管，焙制晒干之后却被叫成了“肚”)。

猪肉皮并不单是中国人吃。我知道的，美国人会油炸了吃，在超市卖，一小包一小包，当零食。比起来韩国是食猪肉大国，猪皮吃将起来，就更顺理成章。名气大的是烤猪皮，街头常排队，但那其实连着些肥肉一起烤的，纯粹的皮，且较传统的吃法，是凉拌，煮熟之后韩式辣酱

珍贵——这是老拉作为世上顶尖级钢琴演奏大师的实体音响见证。然而，造成他创作数量锐减的内在原因，或是他离开祖国后的心理“乡愁”创伤，或是面对现代音乐语言环境发生变化后的困惑和彷徨。“也许，作为一个音乐会艺术家，必须不间断练习，不得来回奔忙，这占用了我太多的精力；也许，我觉得自己用心写作的那种音乐在今天已不被人接受；也许，近些年中我转换角色，不再是一个创造者而成为一个表演者，真正的理由与上述无关。当我离开俄罗斯后，我便失去了作曲的愿望；失去了我的祖国我也丢失了自己。对于流亡者，音乐的根基、传统和背景都不再有效，自我表达的渴望也就消失殆尽。”1934年11月，老拉在接受美国《音乐唱片月刊》采访时如是说，口吻中尽显无奈、感伤和苦痛，一如他典型的音乐诉说表情。

老拉辞世后，二战结束，冷战开始，音乐世界被彻底撕裂——这不仅体现为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尖锐对峙，也表现为先锋派“严肃音乐”与大众音乐市场趣味之间的深刻鸿沟。针对老拉，音乐接受史迎来了反映这种严重对立的奇异景观。一方面，老拉的吸引力有增无减，他的音乐在演出和唱片市场上一直享有无可置疑的“票房”感召度。一些有名的电影如《相近很晚》(1946)、《七年之痒》(1955)、《时光倒流七十年》(1980)、《闪亮的风采》(1996)等都纷纷起用老拉的音乐为影片烘托气氛、增添魅力。另一方面，在整体序列主义、偶然音乐、音色音乐、剧场实验等一系列先锋派打破传统的努力中，老拉的保守姿态显得格外刺目，并遭到学院派音乐家的普遍诋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拉在世界专业音乐圈中的声誉不幸坠入了历史的最低点。

一个相当著名的例证是英语世界中《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1954,第5版)中对老拉的定位评判。在这部权威性十卷本辞书中，关于老拉的辞条文字仅区区不到一页，足见此时专业音乐界对他的轻视。该辞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作为一位作曲家……他在技术上具有很高的天赋，但也有严重的局限。他的音乐结构良好，效果显著，但织体很单调，其主要实质是由人为的、过分热情的曲调组成，而伴奏则由衍生自琶音的各类音型构成。拉赫玛尼诺夫的少数作品在其有生之年获得了巨大的流行成功，但这种成功不太可能持续下去，音乐家们也从来没有以赞赏的态度看待这种成功……”与之形成呼应，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音乐批评家阿多诺作为先锋派音乐的理论旗手，也以嘲弄的口吻对老拉闻名遐迩的《升C小调前奏曲》(1892)中的“虚张声势”和“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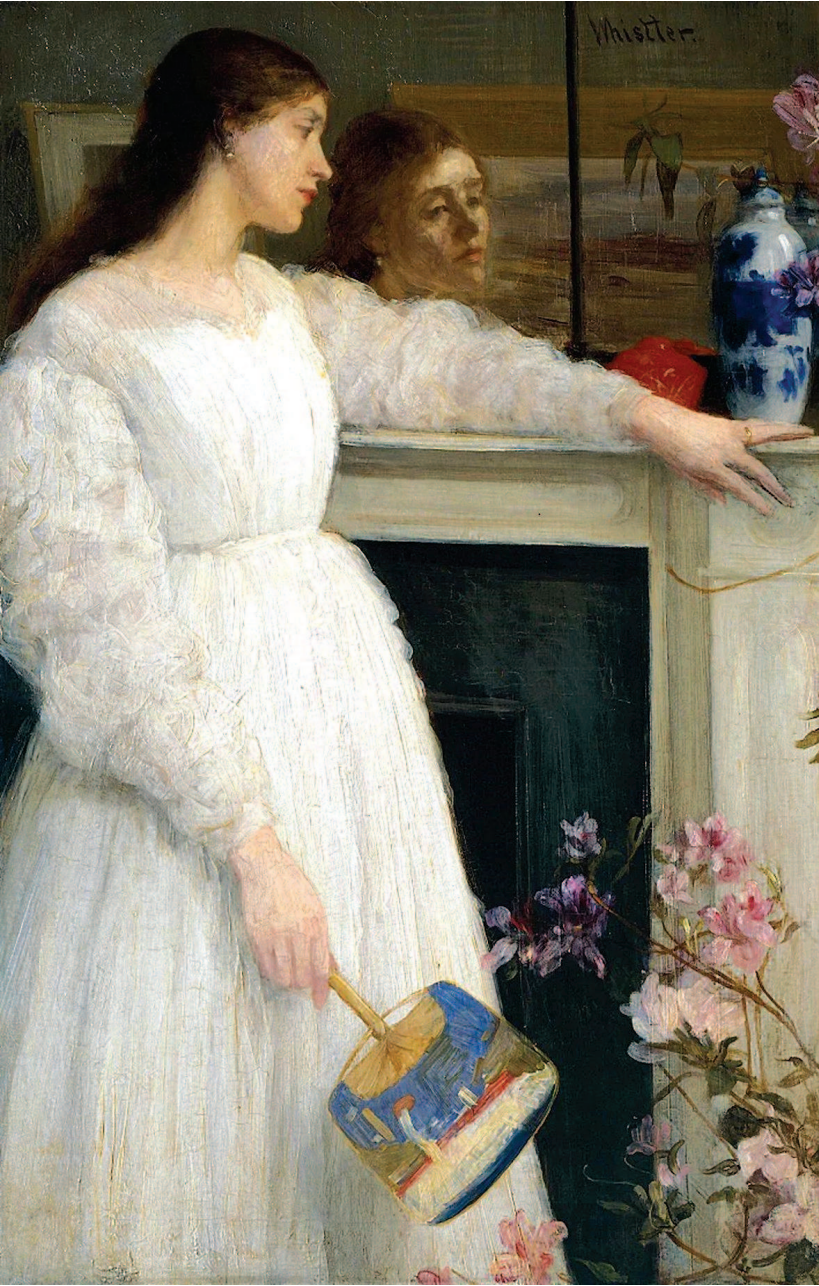
我膨胀”(《类似幻想曲——现代音乐散论》,1963)极尽讽刺挖苦。

时过境迁。随着“后现代”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传播，坚硬而不妥协的先锋派美学理念风光不再。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一批20世纪中的“保守派”作曲家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开始得到更为公正与平衡的评价。不仅如布里顿、肖斯塔科维奇等较为靠近传统的现代作曲家得到了更为积极的推介，其他如普契尼、西贝柳斯、理查·施特劳斯和老拉等几位坚守传统调性阵地的“后浪漫”作曲家也得到了业界更为正面的评判。老拉音乐中带有强烈浪漫主义遗韵和俄罗斯气质的宽广歌唱，热烈倾诉和铿锵节奏，不再被认为是“开历史倒车”的落伍之举，而是具有充分合法性的个人艺术选择。似是为了纠正1954年版《格罗夫大辞典》中老拉词条“臭名昭著”的不公与偏见，2001年版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共29卷)以长达十多页的篇幅对老拉的地位和贡献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新审视，并对他的音乐创作做出了如下积极的专业性评定：“作为作曲家，他是俄罗斯晚期浪漫主义最后的伟大代表人物。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和其他作曲家的影响很快让位给极富个性化的音乐语言风格——这种风格具有鲜明的抒情品质，宽

广的表情幅度，结构的独特创意以及丰富而别具一格的管弦乐调色板。”

老拉多年来的声名沉浮，映照出20世纪以来的世事变迁。艺术史的长河大浪淘沙，而经过严厉淘汰后仍被保留下来的真正艺术品方显历久弥坚。在21世纪的今天，老拉在古典音乐曲目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所凭借的不是别的，正是他作品中独一无二的个性品质——那种无人可以替代，仅凭听觉即可辨认，并且难以用文字语言准确界定的独特风味。他再次证明，艺术并不仅仅以表达的风格新旧看成败，而更是以表达的独特和鲜明与言论英雄。老拉在传统调性语言看似掉入穷途末路的局面中，依然发现了只属于他个人的独特方寸天地，这是他的特别光荣。从个人风格发展的进展幅度、情感表达范围的宽度和深刻性以及音乐产出的杰作数量来看，老拉或许算不上音乐史上最高等级的“大作曲家”；但就个性风格的独特、鲜明、成熟和圆满而论，他却是19世纪至20世纪过渡阶段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并在俄罗斯音乐中打上了自己的深深烙印。如此功业，足矣。

2023年元旦假日
写毕于冰城临江阁



白色交响曲组画之二：白衣少女（油画）惠斯勒

皮肚

余斌

一拌，拿来下酒。

首尔这样的地方，买菜已经超市化了，去到传统市场，便能看到处理得干干净净的猪皮，叠成一方一方在卖。拌食的做法，似乎已然式微，风靡的是辣鸡爪，一样是辣酱拌食。菜市场堆积如山的鸡爪煞是壮观，比起来猪皮很容易被忽略。不像我们的皮肚，经油炸而发扬光大，挂起来一大片黄灿灿，大张旗鼓的架势。

皮肚到处都有，吃猪肉处，都行得通，没有地方的畛域。不过真正大张旗鼓吃起来的，似乎还是江浙一带，南京肯定要算一处。自媒体上有人以自媒体式的夸张，“鸭都”之外又给南京贴了张标签，叫作“皮肚之城”。南京人是不是都能像认盐水鸭烤鸭一样认下皮肚，当作本地美食的象征，是个问题。撇开这一点不论，如吃占皮肚高地，淮安人恐怕首先就不答应。皮肚现今是被当作淮安特产的，包装成礼盒，打着地方戳记。淮安是产地，天南海北的皮肚，大多从这儿来，大闹一个镇，产量就以万吨计。

还是发祥地，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个农民到肉联厂买猪头，发现厂子里肉皮堆积如山，售价极低，因无人

问津，腐烂了就只能当肥料，他们便集资买下四吨，油炸之后出售。不想后来就形成一个产业。照此说法，皮肚资历有限。不过我有几分怀疑，模模糊糊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一老战友来看他，便带了些皮肚，他是下放到淮阴肉联厂的。倘我记得没错，皮肚的历史就当往前推了。

肉皮变身皮肚，才有了皮肚做成的菜。不管餐馆里还是家中，过去皮肚在餐桌上抛头露面的机会实在不少。淮扬菜里，既属家常菜又是名菜的，三鲜皮肚肯定要算一个。三鲜者，皮肚、笋片、菜心而已，要用鸡汤、高汤去烩，还会放点虾米或虾籽，清爽鲜咸。烧杂烩、六合头道菜，皮肚都要出场的，路数大差不差，都是烩。

肉皮本身没什么味道，油炸过后还是如此，却松松泡泡，特别能充当味道的载体。烩菜多汤汁，烧煮之下，皮肚吸得汁饱，咬一口皮肚，汤汁挤出，满口流涎。其实经油炸的豆腐、面筋有类似的存蓄汤汁的功效，吃时必要沾汤带水，始觉有味。皮肚质地不同，炸后周身隙窍，更其蕴蓄满满，而烩得不太过，像三鲜皮肚，最后还勾芡，软而不烂，载味之

余，尤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硬挺，口感上很有些特别。

这些年在餐馆里，皮肚似乎有点边缘化了，农家菜里仍有一定的出镜率，上档次的地方，则已很难现身。餐饮在迭代，皮肚显得低端了，至少厨师还没想出精致化的招来。另一方面，皮肚倒是在南京的面馆里坐大，生生地弄出一款“皮肚面”来。

凡南京本地的面条店，莫不以“皮肚面”相号召。将南京与皮肚绑定，几乎百分之百要着落在皮肚面上。所谓“皮肚之城”，其实是皮肚面之城，不妨说，皮肚在南京的存在感，大半是皮肚面刷出来的。

有南京特色的面条是小煮面，皮肚面则几乎成为小煮面的代名词。皮肚面里并不是只有皮肚一样，照“三鲜面”、“五鲜”、“七鲜面”之类的说法，皮肚不过几鲜当中的一鲜，但是至少从命名上，其它荤素加一起，都只有给它垫背的份，青菜之类不谈，鸡蛋、肉丝、腰花、猪肝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称鸡蛋面、肉丝面、猪肝面、腰子面……但只合出现在菜单上，唯有皮肚，可在店名上招摇：“XX皮肚面”、“大碗皮肚面”在南京的街头巷尾，屡见不鲜。——九九归一，都到皮肚的旗下，倒好像南京本地的面条，都皮肚罩着才有得混。

不就一肉皮吗？好皮肚的人却是有讲究的。最绝的是鉴貌辨色外加一番咀嚼，能道出炸皮肚的猪皮原属那个部位：脊背上的皮是上选，肚脐那儿则不足取。我食皮肚段位太低，干得透，炸得透便觉满足，“还原”的功力，是再没有的。

1. 小仲马的《茶花女》是一种原型，此后许多爱而不得、始乱终弃、缠绵悱恻、误会懊悔的小说故事都是其影子。

作者小仲马和交际花的不解之缘：

第一，小仲马是他大名鼎鼎的父亲大仲马的私生子。小时候他极其讨厌交际花，他风流成性的爸爸会把情妇带回家和他一起过，其间他应该吃了不少亏。

第二，1842年，小仲马遇见玛丽·杜普莱西，对她一见钟情，但是他对玛丽不肯退出上流声妓事业表示愤怒，写了绝交书。1847年，玛丽病逝于巴黎，小仲马悲痛万分，由此写成了《茶花女》。

1853年，小仲马的《茶花女》由威尔第改编成歌剧，在巴黎凤凰歌剧院初演时，大仲马正在流亡，小仲马在给她的电报中说：“第一天上演时的盛况，足以令人误以为是您的作品。”大仲马回电说：“孩子，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须知，大仲马是暴君式的人物，作为私生子，小仲马从他那儿没少吃过苦。那复杂的感情中应该有恨，也有崇拜。

2. 十九世纪的巴黎，有一种交际花，混迹于上流社会，靠人包养过活，生活奢靡。这样的交际花身份不比贵族小姐夫人，但她们也过着表面体面的日子。当时的上流社会，有这种交际花的一席之地。有身份的男人包养一个情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与交际花真心相爱或者娶交际花为正式妻子，则会成为动摇阶层结构的大事件。

《茶花女》的女主玛格丽特就是这种交际花中的佼佼者。她是天生丽质的大明星，她在人群的包围中如鱼得水。那些公爵、伯爵围着她转，求着她的爱。而她呢，任性地、幼稚地捉弄他们、拒绝他们。

男主阿尔芒对玛格丽特一见倾心。玛格丽特有肺病，发病的时候会躲起来一个人咳血。其他人只管和玛格丽特看戏、唱歌、弹琴、吃夜宵，各种享乐，她发病的时候就让她一个人到一边自行处理好了，再回到欢乐的人群中。阿尔芒受不了，他无法克制对玛格丽特的关心，他宁愿这个姑娘把真实的忧愁、病痛展现出来，而不是强颜欢笑。阿尔芒不是一般的玩客，他是真心人，并且毫不掩饰。阿尔芒向玛格丽特求爱，玛格丽特说了不能接受他的三个原因，预言他们爱情的悲剧走向，结果不幸全言中。

交际花玛格丽特拒绝“真爱”的三层逻辑：

第一，你供养不起我，你的家人不会同意，你父亲会给你断供。

“您并不知道我每月要花费六七千法郎……您并不知道在短促的时间里我就会使您倾家荡产，您家里人会停止供给您一切费用，教训您不要同我这样的女人一起生活。”

——这一点看上去谁都料想得到，既然有预见，就可以突破。阿尔芒也信誓旦旦认为爱情肯定能够超越金钱和名誉。可他们最终还是栽倒在这一最易被预见的悲惨命运中。

尽管两个人真心相爱，都愿意为对方付出一切，玛格丽特甚至推掉了自己所有的金主，卖掉了自己的家当，放弃了奢侈的生活……然而，这样的牺牲远远不够，阿尔芒的父亲要求她牺牲掉自己的爱情换回阿尔芒的声誉与前途。玛格丽特同意了，她宁愿心爱的人恨她(为了让阿尔芒死心，她主动离开，回到交际花的生活)，也不愿心爱的人鄙视她(把阿尔芒留在身边，毁掉阿尔芒的家庭、声誉、前途)。

第二，我不是什么良家妇女，你会吃醋。

“我既不是处女，又不是公爵夫人。就算有朝一日我成了您的情妇，您也必须知道，除了您以外，我还有别的情人呢。”

——果然，一开始阿尔芒疯狂吃醋，各种跟踪监视。后来，玛格丽特专情于他，和他搬到乡下一天到晚厮守在一起。再后来，玛格丽特为了阿尔芒死心，故意回到她不喜欢的风流生活中，引起阿尔芒的疯狂报复，制造各种谣言中伤玛格丽特。

第三，我有病，你会离开我。

“即使我好照顾自己，我也会死去。支持着我的是我所过的狂放不羁的生活……我曾经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而三个星期之后，就沒有人再来看我了。要么我不接受，那时您会怨恨我，要么我接受了，那么您就会有一个坏妻子，一个神经质的、生病的、忧伤的女人，一个快乐的时候比悲哀更忧伤的女人，一个要咯血，而且每年花费十万法郎的女人。对公爵这样

今晚，就是今晚

停云

一个老富翁来说是可以承受的，而对您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就很棘手了。证据是，我以前的所有年轻的情人都很快地离开了我。”

——玛格丽特为了和阿尔芒相爱，放弃了奢侈的生活，放弃了表面的快乐。然而，她过去是交际花的事实并不能够一笔勾销。在经历和阿尔芒生死诀别之后，身染重病的玛格丽特，最终果然如她所料，孤独、忧伤地死去了。可悲的姑娘，曾经那么多爱过她的人，听到她重病之后都消失了，只有债主惦记着想要她快快死去，好拍卖她的遗产。

3. 面对阿尔芒的热烈追求，玛格丽特理性地提出了他们不能在一起的三层逻辑，堪称人间清醒。可是，道理想清楚，却并不能阻止自己心动，玛格丽特依旧义无反顾地陷入爱情。作为旁观者，眼见玛格丽特犯傻，无能为力，我们能够面对的不幸未来她自己早已预见。面对爱情，女性往往难以自拔，能够放弃幻想、斩断情思，反倒少见。清末文学家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中，有一个叫做逸云的尼姑，可以看做玛格丽特的镜像。

逸云在一个叫做斗姥宫的尼姑庵里面长大。这是个半荤半素的庵。庵里的尼姑三十岁以前不剃发，且会涂脂抹粉迎客，“接待上山烧香的上客；或是官，或是绅，大抵全是读书的人居多”。可见，逸云的身份和十九世纪巴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类似。

逸云和一个叫做三爷的帅气男子相爱。三爷说爱逸云爱得深切，为她死也愿意。逸云想要三爷包养她。可隔天，三爷却拿不出钱，说是他家老太太不给，怕姨太太知道了坏事。逸云并非贪图钱财之人，只是有了三爷，逸云不再想接待特别的客人，没有人供养，她就无法在庵里维持现在的生活。

逸云爱得深沉，夜不能寐，挖空心思想要找出和三爷在一起的各种方法。

比如，放弃现在的大房子，住在偏房每日为庵里干体力活，等三爷有钱有出息了来找自己。可是，这等于自贬身份，而且三爷有出息了也不便再来和一个姑子有染。

又比如，和三爷私奔，但三爷有家有室，怎么能一走了之？

再比如，从喜欢自己的牛马朱荷四位爷那里弄到钱，拿这些钱和三爷过。可是这样得陪牛马朱荷四位爷，浪费很多晚上。而且三爷知道了可能会吃醋，弄巧成拙。

最后想到，索性嫁给三爷做四姨太太，可是“把那有姨太太的人盘算盘算：十成里有三成是正太太把姨太太折磨死了的……一百里也没有一个太太平平的”。

和玛格丽特一样，逸云预见了自己和三爷在一起的各种悲剧结局；和玛格丽特不一样，逸云不再贪恋爱情，她幡然悔悟，斩断情欲。逸云如同“茶花女”悲剧命运中的一个出口。

4. 了解了“茶花女”的故事后，再来听威尔第为《茶花女》创作的那首著名的《祝酒歌》“干杯吧，用喜欢的酒杯来干！用点缀着花朵的酒杯来喝！”今夜无眠，饮酒纵歌到天明。这一幕，表面是穿得雍容华贵的交际花和一群爱慕者饮酒作乐的骄奢淫逸；实际是一个承受生存重压和病痛折磨的姑娘，她如茶花般年轻美丽的身体注定早死，她想要抓住生活而狂放不羁地欢乐。交际花身份的浮华外表下隐匿着一个内心纯洁的姑娘。

今晚，就是今晚，“今夜使我们在一起多么欢畅，一切使我们流连忘返。让东方美丽的朝霞透过花窗，照在那狂欢的宴会上。”



“文汇报笔会”
微信公众号